

红红的年味

王桂花

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盼望的日子应该是过年吧。

年关将近时，购置年货成了家中头等大事。母亲从柜子里提出一个深红色的木盒，从中将蓝印花布缝制的口袋提溜出来，里面有家中的积蓄。母亲仔仔细细地清点完后，让父亲列出需要购置的年货清单。大宗物件

列在头条，比如缝纫机、录音机之类。记得有一年，家里花了13张工业■和113元钱购置了一架熊猫牌缝纫机。家中老小围着这台大件看个不停，皮带轮转着大家的笑声，久久地盘旋在老屋十字梁架的屋顶上。清单中除了鱼、肉、新鲜蔬菜和蒸包子的面粉外，有两笔开支从没少过，这就是给孩子们购置新衣

物的费用和压岁钱。

除夕前两天，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去百货商场转悠，依照个头选衣、试鞋。除夕的下午，新衣穿上了身，蹬着绣花的红灯芯绒塑料底布，跳起牛皮筋格外卖力，两条扎上彩绸的羊角辫合着新鞋跳跃的节拍，一路蹦到牛皮筋游戏的最高级。歇息时，低头瞄一眼穿红布

鞋的脚，不由心生得意，脸若桃花，羊角辫甩上了天。

我家近十口人，姨妈和姨夫随我们生活。姨妈一生没有自己的孩子，母亲生姐姐时，她辞去港务局的工作，为我们家打理家务。她里外忙碌，居民小组长当时也是个做思想工作官呢！在我眼里，姨妈特别能干。过年时，除了筹备年货，最拿手的活计当属蒸各色包子。那时候，家人总夸我是个眼里有活的小孩子。姨妈调好馅，我将蒸笼和纱布准备停当。当时，我刚过高方桌一头，只好踩上木凳和姨妈学徒，揉面、调馅、包包子。捏包子时由于手小，老也捏不好，就这一环节练习了许多遍才过关。包子出笼时，被和盘倒进大白瓷盆里，热气裹着油香扑鼻而来，包子眼处隐约可见绿油油的菜馅，四周的面皮泛着一片透明的光泽，肚子也就闹腾开来。年初一至初五，包子就成了家中待客的美味点心。大表哥来拜年时，就

爱一边吃包子，一边和我们神聊。

一年一度的年夜饭，称得上是百姓人家的年庆大典。年夜饭上桌后，一枚枚红红的纸片悬贴在盘边，像菜肴的名片。这一番点缀的红啊，让人喜上眉梢。年夜饭后，孩子们要先爬门头，边爬边念到：“门神爷，门神娘，我和门神一样长。你长高了没有用，我长高了做新娘（郎）……”下来时，大人一阵夸奖，并说来年一定会长得更高。然后，全家人围坐在架着白铁皮烟筒的煤炉边，红红的炉火染红了温馨的小屋。准备好烟花爆竹，嗑着瓜子，尝着脆生生的爆米花，聊着家长里短，快乐的时光溢满大人孩子红彤彤的脸庞。零点的钟声一响，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云霄。霎时，天也亮了，人也欢了。大人张罗着给孩子们捞汤圆，将红纸包裹的糖糖掖在孩子们的枕边，寓意来年甜甜蜜蜜，步步高升！孩子们带着大人的祝福走进了甜美的梦乡。年初一醒来，小孩

子做的头件事，就是拿着糕糖向大人拜年，空出的手接过压岁钱揣进新衣口袋。屋外，永远是孩子们的天堂。拉开红色木门，小街出奇的静。眼见之处，红色当道，家家户户的红对联、红窗花透着喜庆和吉祥。老屋前不足3米的街道铺了一层厚厚的红地毯，隔五间三的屋檐下，起落不一的红灯笼应着红地毯飘荡在延伸到近千米的小巷尽头，分道拐进左右的街巷，红红的年味就此漫延开来……

穿过岁月的长河，幼时过年的情景，犹在眼前，那份激动和喜悦，清晰地烙进了我记忆的年轮。如今这个年龄，工作家庭忙不停，每逢年假，就想盘点一下过往的人和事，做份来年打算。诸如提高亲情的厚度啊，加深友情的空间啊，弥补疏忽了的人情份子啊，还有家庭理财如何更合理啊等等。只想红红火火的日子如红红的年味一般悠长……

梦开始的地方

叶延滨



再不需要在冬天寒冷的早晨倒马桶了。

童年开始的地方，就是有了痛苦感受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就是一个缩小的世界，老师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化身，管生活的阿姨比后娘更暴君，银杏树下落满了熟透的果实，而花园的苹果永远不会掉下来而被鸟儿啄食。这就是我童年的时间观：在我来这个世界以前的时间叫旧社会，旧社会在我脑子里是遥不可及的过去——其实那时的新中国也是刚刚小学的年纪；而属于我的日子，就叫未来，就叫明天，就叫幸福生活——老师常说“在蜜罐里泡大”。

育才小学关门了，我转学到了成都二师附小，一同转到这里的还有赵小明，他父亲是公安局的头头。二师附小是重点学校，纪律严明，老师厉害。班主任姓廖，好像我和赵小明是“光军”到他手下的囚徒，每天放了学，就把我俩留下来训练。教室是一排平房，头顶墙上画着一幅中国地图，巨大的中国地图占了整面山墙。廖老师习惯站在地图前训斥人，我个子小，站的位置刚好面对祖国西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和我一样高的坐标处，有两个小国家，一个叫不丹，一个叫锡金，这是我最早记住的“外国”。人生是从不丹和锡金“放眼世界”——只是因为我人生第二所学校教室外有一幅画在墙上的地图，只是因为班主任廖老师喜欢在地图前“修理”两个转学来的新学生。

童年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历史开始的地方，世界展开的起点，而我的误区以至于我们这代人的误区，是自认为自己是“新社会一同成长”的人，好像为了自己的到来，世界“焕然一新”——之前是旧中国，之后是新社会；之前是一片黑暗，之后是一片光明。再加上天天听“世界是你们的”、“未来属于你们”之类激动人心的话，没弄清“你”与“你们”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一个“你”，基本上必须走出一个窄窄的成长之门，在挤过那道窄门时，童年就成了一个被挤破的气球——梦醒了也就叫成熟了。

这是一期《读者》上的两句话，有这两句话，这本杂志就让我满意了。没有说明出处，是“言论”页上的摘要：宁夏一位气急了的农民父亲面对儿子无休无止的抱怨声竟然口出华章：“不要整天抱怨生活欠了你什么，生活根本就不知你是谁！”——真是惊梦真言呀！

在我小时候，就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为什么没有呢……

在关于自己认识的问题上，人们会有趣地发现智商低的人与智商高的人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都是唯我主义者。我的认识是对的，我说的也是对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会改变自己的认识，改变的原因是生活给了他教训，或是前人的智慧给了他启发，但是他又会重新步入一个新的自我肯定中。人的这种认识上的循环往复，实际上伴随着人的一生。

庄子是个极聪明的人，在《庄子》一书中有关这样一句话：“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这段话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你和我辩论起来，对与错，也许你对，也许我对，也许我们俩人都对或都错，这都是不可知的。我们请个第三者来，他未必能纠正你和我的对与错，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互相知道。庄子在这段话中也有一句逻辑上的错误，就是“使

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其实这句话是把前面的条件已经推翻，因为第三者如果与我与你的意见相同的话，就不需要纠正你和我的对与错。但是不管怎么说，庄子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人们认识上的问题，一个你、我、他对事物有不同的认识和区别的问题。

法国有个大哲学家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谈谈方法》一书中写道：“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所以我不敢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遭遇比别人好；我考虑到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都有博学的人支持，而正确的看法却只能有一种，所以我把仅仅貌似真实的看法一律看成大概虚假的。”笛卡尔的这段话给了我们两点重

常的事情。中国老百姓讲的：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话虽形而下，其理却形而上。

庄子和笛卡尔的观点实际上给人们很好的提示，就是对认识的态度、对学术以及各种观点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各种观点的存在。当然，也不是你允许不允许人家的问题，是你讲得未必对，别人未必错，大家各不相同的观点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也有其合理性，笛卡尔不是说了，正确的看法只有一個，你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你的正确要经得住推敲，要符合你所讲的那个事物的规律。说到这里又涉及到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你的认识是正确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能说我们一说即对，但是起码我们说得更合理、更科学、更逻辑，是认真推敲和认真思考所得。

说得“科学”

牵挂一场雪

林凯

堆牛草料的屋里，伙伴们在草堆上驱赶着鸟，因为饥饿的鸟，总有飞不动的时候。可近在咫尺，你扑上去，它还是从你的手边腋下飞走。

雪对于江南来说，就是匆匆过客，当主人将茶捧到你的跟前，茶叶醉香还未飘散，客人却起身离去了，留下的是主人无着落的热情和失望。

其实江南不是没有一场大雪的，可引擎在记忆中搜索，竟如飞鸿留爪，随雪消融而了无踪迹。而童年的雪趣却在记忆深处定格成了永恒。我牵挂一场雪，一场寒冷的，温暖的，又是快乐的童年的雪。

若干年后，雪好像总是羞羞答答的，下得不畅快尽兴，下得不淋漓尽致。即使有那么一两次的恣意，也因人的矜持，没能融入它营造的意境之中，少了一点诗情，多了一些现实。

雪能将世间不平填满，能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简化成黑白二色。地面上的坑洼洼凼，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渣败屑一切如旧。

雪是轻盈灵动的诗，它在每个人心中铺开驿动的情怀。

江南的雪像铁树一样难以开成花朵，它来得慢，来得静，走得快。当你痴情牵挂一场大雪时，连小雪也匿了它的芳踪，剩下的只有些雪意。

这当然也不错，积雪消于无形，雪意常驻心中。



“斋室印”拾趣

李进学



有些事儿，不是你努力得不够，而是不够坚定。

漫画/赵春青

艾芥

用心浇灌每一朵花

步骤也忘了。大约过了好长一段日子，等手头的琐事忙完，我才惊觉，已经很久没给花儿浇水了。急忙跑到阳台，一看，那些曾经给予我快乐的花儿，那株芬芳我每个清晨的栀子花，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叶片已经枯黄，另外一些正打着苞儿的花枝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蔫在枯叶丛中。

有时候，我们认为生命当中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却可能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变成永恒的失去。即使有凋零的迹象，也别哀伤，请在还没有完全凋零之前学会珍惜。每天一句温情的问候，一次眼神的触碰，一个轻轻的拥抱，也许就是一次情感的浇灌。

我赶忙端水浇花，一边噙着泪，一边低声恳求着，希望花儿能够快快复苏。看着清水漫

过枯萎的花枝，心想，如果它们能够重新活过来，今后我一定会精心护理好它们。

此后的每一天，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又变成了浇花，和它们轻轻絮语。慢慢地，它们似乎真听到了我的呼唤。月季枝干上枯萎的叶子纷纷掉落，开始萌发出几枝绿芽，除了有几枝已经完全枯死的枝干，几乎都开始复苏了。那株栀子花也是，原先枯黄的叶子凋落了，剩下的枝叶却是更加恣意地生长着，繁盛着。每长出一片新绿，我心里就开心一次，对自己的叮咛也就更多一份。

有时候，我们认为生命当中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却可能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变成永恒的失去。即使有凋零的迹象，也别哀伤，请在还没有完全凋零之前学会珍惜。每天一句温情的问候，一次眼神的触碰，一个轻轻的拥抱，也许就是一次情感的浇灌。

葡萄酒文化节将在烟台举办

本报讯 为加深烟台与海内外城市在葡萄酒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烟台将于今年9月23日至26日举办第四届国际葡萄酒文化节。

本届葡萄酒文化节主题是：弘扬品牌，传

承文化，共谋合作。

活动期间，将举办东西方葡萄

酒历史文化展、葡萄酒漫画艺术展、葡萄酒邮票展、葡萄酒书画及摄影展、胶东民俗艺

术展(剪纸、雕刻、面塑)等一系列活动。(华文)

“从话剧《立秋》看晋商文化”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车辉)“晋商与会馆——从话剧《立秋》看晋商文化”研讨会在日前在北京新晋商会馆举行。研讨会围绕会馆的传承与发展、晋商的理念与创新进行开放式探讨。

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晋商会馆是承载晋商精神的历史遗产，因此新晋商会馆的创立和发展就必须在传承历史文化功能的基础上，拓展新的功能，重新散发青春活力。

吴东魁等50位书画家下乡送真情

本报讯 1月30日，“书画家新春翰墨送真情”文化下乡迎新春书画笔会在北京大兴区采育镇举行。现任吴东魁艺术馆名誉馆长、世界华人书画院院长、华夏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一级美术师吴东魁携50位书画家走进采育镇，挥毫泼墨，现场作画，书写春联，与民同乐，共迎新春，并为贫困户送去慰问品、慰问金和书画、春联等。

为使采育镇农民进一步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营造文明健康的新农民形象，50位书画家齐聚采育镇，参加由吴东魁艺术馆与采

育镇政府、中国名家书画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此次活动。

吴东魁以书画致力于慈善事业，到2008年已在全国捐建了19所希望小学。2007年吴东魁荣登“中国慈善排行榜”，获得了“慈善画家”的殊荣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之一”的称号。吴东魁承诺“活到老、画到老、捐到老”，计划以每年捐3所希望小学的速度，来完成有生之年捐100所小学的愿望。

(源源)

资讯快递

“斋室印”拾趣

“斋室”，是古代文人读书论著、吟诗挥笔的居室。为斋室镌刻的印章，谓之“斋室印”，多见于书画、版本和简札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斋室，大概是三国时曹植的“述志之堂”。而最早的一枚斋室印则是唐代名臣李泌所造，自此蔚成风习。

斋室的命名，颇有兴味可究。有些含有修身养性、以为戒勉之意。如李泌的“端居室”，是演绎《周礼》中“居天下之大端”一语而成，告诫自己要做个刚直正派之人。宋代书法家苏轼的“退思堂”，源出《左传》中“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忠，退思补，社稷之卫也”。强调加强自我修养，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再如，何香凝老人的“双清楼”抒心迹双清之志；红学家冯其庸的“宽堂”借“志高天亦窄，心广堂自宽”而抒怀言志。

又有以物寓意，陶冶情趣，或以金石书画而得名。历来松、竹、梅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古人遂以此寓其斋室，表明心迹。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松雪斋”、元代名画家王冕的“梅花屋”等皆是。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一生集有古代玺印一万枚，斋名就称为“万印楼”。耐人寻味的是，清代收藏家沈初、翁方纲以求篆刻了“汉石经室”一印供赏；嗣后沈氏经历沧桑终于获得汉石经，使“汉石经印”名实相符，堪称斋室印中的一桩奇闻轶事。

也有些斋室名目，是用以记录某种遭遇或特定典故的。宋代大儒苏轼谪贬黄州居住临皋亭，在亭的东坡建一草堂，巧逢下雪之辰竣工，因而取名“东坡雪堂”闻名于世，“东坡居士”的大号即由此而来。司马光的“莹照楼”典出于晋代车胤的萤光照读。藏书家周春，因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礼记》而喜，将书室定为“礼陶斋”，后把《礼札》舍弃，遂改书室为